七十二家集

廬武陽集引

廬子行高步文壇其在齊季便欲倒曳鷟鷟于苑心之上李公輔與俱歷三朝即亡寶莊嚴渠不肯從林下立也史謂子行多所淩

鑠故官塗淪滯然與其縱誕自豪玩世取嚴不猶愈于伊優自畜諧世致颺乎托根亂朝播遷云屢而孤諳不衰聽鳴蟬之詩孤鴻之賦彌覺其凄切爲叙述

興亡固過秦之留蹤帝寧勞
生乃樂志之對境筆鋒豈寒
所遺激之也唐張燕公作碑
曰臨難無懾在蹶無慍國華
人望昭映鄉邦是善貌子
行者其敘銜稱齊黃門侍

卯而不及隋官殆推本所

始耶

紹和張燮撰并書

虞武陽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樂府

詩

卷之二

卷之三

論

誄

祭文

文

盧武陽集卷之一

隋范陽盧思道子行著

明閩漳張　燮紹和纂

賦

孤鴻賦有序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
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
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
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

踈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擬生外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躬務既屏魚鳥爲鄰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楊子曰鴻飛冥冥鶱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鍛翮

北陰俯影獨立唳嘹粃粺鶉鷟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

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淸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毹毛將落和鳴順風壯氷云厚嬌翅排空出島嶼之緜邈犯霜露之演漾驚絓魚之密網投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遥集於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旣嘯儔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

凌雁乘丹氣之威爽迴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漣漪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羣浮侶浴振聲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相餐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嗈嗈而相續絜齊國之冰紈皓客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遠集競逐浮沉水宿避暑言歸絕漠雲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濵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

羣求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絕命悵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籞稻粱爲惠恣其容與於是翁羽死頸屛氣銷聲滅烟霞之高想閟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脅翼上凌太淸翺翔鼓舞遠薄層城惡侮覩而不貴小爲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耻豈冲天之復榮若夫闘鬩之羽偉而去美栖蜓之蟲微而不戢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懸成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鳬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

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爽心於潭淀齊榮辱以
爰如承君子之餘聘

納涼賦

祝融司方朱明屆序氣乃初伏節惟徂暑積歊

蒸於簾櫳流煩溽於園籞暘風洪其長扇火雲

赫而四舉爾乃警六御按三條擊𧮪鼓吹鳳簫

雲車錯轂麟馬齊鑣入雲宮之嵯峨登仙觀之

岧嶢引雄風於洞穴承清露於丹霄動颸飀於

翠帳散霏微於綺寮

樂府

有所思（以下五言）

長門與長信愁思並難任洞房明月下空庭綠草深怨歌裁潔（一作紈）素能賦受黃金復聞隔湘水猶言限桂林淒淒日已暮誰見此時心

月出東南隅行

初月正如鉤懸光入綺樓中有可憐妾如恨亦如羞深情出艷語密意滿橫眸楚腰寧且細孫眉本未愁青玉忽當取雙銀詎可（一作肯）留曾待

東方騎遥居最上頭

櫂歌行

秋江見底清越女復傾城方舟共採摘最得可憐名落花流寳珥微吹動香纓帶垂連理濕櫂舉木蘭輕順風一作遊人傳細語因波寄遠情誰能結錦纜薄暮隱長汀

美女篇

京洛多妖艶餘香愛物華俱臨鄧渠一作梁墱水共採鄴園花時摇玉明扇聊駐七香車情蹀看笑

淺嬌深聘欲斜微津染長黛新溜濕輕紗與言

人來解隨君獨問家

升天行

尋師得道訣輕舉厭人羣玉山候王母珠庭謁

老君煎爲返魂藥刻作長生文飛策乘流電雕

軒曳彩雲玄洲望不極赤野眺無垠金樓旦曖

曃玉樹曉氛氳擁琴遥可聽吹笙遠詎聞不學

蜉蝣子生死何紛紛

神仙篇

浮生厭危促名岳共招携雲軒遊紫府風駟上丹梯時見遼東鶴屢聽淮南雞玉英持作寶瓊實採成蹊飛策揚輕電懸旌耀彩霓瑞銀光似燭靈石髓如泥寥廓鸞山右超越鳳洲西一丸應五色持此救人迷

河曲遊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
時駕而遊北遵河曲

鄴下盛風流河曲有名遊應徐託後乘車馬踐芳洲丰茸雜樹密遥裔鶴煙稠日上疑高蓋雲

起類重樓金鸝自沃若蘭棹成夷猶戀艶勤清
吹采菱轉艶謳還珂響金埒歸袂拂銅溝惟畏
三春晚勿言千載憂

城南隅讌

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
與二三子曲讌此城隅

城南氣初新才王邀故人輕盈雲映日流亂鳥
啼春花飛北寺道絃散南漳濱舞動淮南袖歌
揚齊后塵駢鑣歇夜馬接軫限歸輪公孫飲彌
月平原讌浹旬即是消聲地何須遠避秦

蜀國弦

西蜀稱天府由來擅沃饒雲浮玉壘夕日映錦城朝南尋九折路東上七星橋琴心若易解令客豈難要

採蓮曲

曲浦戲妖姬輕盈不自持擎荷愛圓水折藕弄長絲珮動裙風入妝銷粉汗滋菱歌惜不唱須待暝歸時

從軍行七言

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犀渠玉劒
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
暮魚麗逐左賢谷中石虎經銜山上金人曾
祭天天涯一去無窮已薊門遙遠三千里朝見
馬嶺黃沙合夕望龍城陣雲起庭中奇樹已堪
攀塞外征人殊未還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
上五原間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
流水本自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骨邊庭節物
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長風蕭蕭渡水來歸

雁連連映天沒從軍行軍行萬里出龍庭單于
渭橋今已拜將軍何處覓功名

詩

駕出圜丘 以下五言

開年簡時日上辛稱天吉平曉禁門開隱隱乘輿出乘輿出九重金根御六龍章移千乘動旆舉百神從黃麾引朱節靈鼓應華鐘神歌已相續神光復相燭風中颺紫煙壇上埋蒼玉

贈李若

初發清漳浦春草正萋萋今留素滻曲夏水已成蹊麾起星橋外日落寶壇西庭空野煙合巢

深夕羽迷短歌雖裂素長吟當執珪寄語當窓
婦非關惜馬蹄

贈別司馬幼之南聘

故交忽千里輜車莅遠盟幽人重離別握手送
征行晩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乘
風逈鳥旌楚山百里映吳江萬仞清夏雲樓閣
起秋濤帷蓋生陸㑨持寶劒終子繫長纓前修
亦何遠君其最令名

贈劉儀同西聘

開邛昔柔遠，賓越嶲招攜。豈若馳天使，玉節撫遺黎。五祠臨渭北，雙嶺帶嶠西。故關肴金馬，餘壇聽寶雞。亞絲被柳陌，落錦覆桃蹊。分袂俄易條，離思實難齊。極野雲峰合，遮嶂日輪低。塵暗前旌沒，風長後騎嘶。灞陵行可望，函谷久無泥。須君勞旋罷，春草共萋萋。

遊梁城

揚鑣歷汴浦，迴扈一作艇入梁墟。漢藩文雅地，清塵賤有餘。賓遊多任俠，臺苑盛簪裾。歎息徐公

翻悲涼鄒子書亭皐落照盡原野泛寒初鳥散
空城夕烟銷古樹疎東越嚴子陵西蜀馬相如
修名竊所慕長謠獨課虛

從駕經大慈照寺北涼特作

玄風冠東戸內範軼西陵大州開寶匣福地下
金繩繡栭高可映畫栱疊相承日馭非難假雲
師本易憑陽宇疑停燧陰軒類鑿氷迴題飛星
沒長楣宿露凝旌門曙光轉輦道夕雲蒸山祇
効靈物水若薦休徵薄命叨恩紀微軀竊自陵

優游徒可恃閒賚永難勝

春夕經行留侯墓

少小期黃石晚年遊赤松應成羽人去何忽掩高封疎蕪枕絕野邐迤帶斜峰墳荒隧草沒碑碎石苔濃狙秦懷猛氣即漢挺柔容盛烈芳千祀深泉閉九重夕風吟宰樹遲光落下春遂令懷古客拊淚獨無從

上巳祓飲

山泉好風日一作景城市厭囂塵聊持一樽酒共

尋千里春餘光下幽徑夕吹舞青蘋何言出關後更有入林人

夜聞鄰妓

倡樓對三道吹臺臨九重笙隨山上鶴笛奏水中龍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逢誰能暫留客解佩一相從

賦得珠簾

鑑帷明欲斂照檻色將晨可憐疎復密隱映當窓人浮清帶遠吹合光動細塵落花時屢拂會

待玉階春

彭城王挽歌

旭旦禁門開隱隱靈輿發纔看鳳樓迥稍視龍山沒猶陳五營騎尚聚三河卒容衛儼來歸空山照秋月

樂平長公主挽歌

雍穆對馳道吹臺臨景舍風入上春朝月滿涼秋夜未言歌笑畢已覺生榮謝何時洛水湄芝田解龍駕

贈李行之

行之風素爽簡為士友所稱思道是其甥子嘗贈詩時人以為實錄

水衡稱逸人濳楊有世覩形骸頹冠淼心思出風塵。

後園宴 以下樂府

常聞崑閬有神仙雲冠羽佩得長年秋夕風動三珠樹春朝露濕九芝田不如鄴城佳麗所玉樓銀閣與天連太液回波千丈映上林花樹百枝然流風續洛渚行雲在南楚可憐白水神河

念青樓女便娟不羞澁妖豔工言語池苑正芳
菲得戲不知歸翫眼臨歌扇嬌香出舞衣纖腰
如欲斷側聲似能飛南樓日已暮長簷鳥應度
竹殿遥聞鳳管聲虹橋別有羊車路携手傷花
殘徐步入房攏欲啟衣先解半醉臉逾紅日月
相看轉難厭千嬌萬態不知窮欲知妾心無劇
已明月流光滿帳中

聽鳴蟬篇

聽鳴蟬此聽悲無極羣嘶玉樹裏迴噪金門一作

堤側長風送晚聲淸露供朝食晚風朝露實多
宜秋日高鳴獨見知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
流亂罷還續酸傷合更離聽別人心即斷纔
聞客子淚先垂故鄉已超忽空庭正蕪沒一夕
復一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干
天不可越紅塵早敝陸生衣明鏡空悲潘掾髮
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鐘列鼎自相求西望漸臺
臨太液東瞻甲觀距龍樓說客恒持小冠出越
使常懷寶劒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源不見已

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轉薄盡無憂詎念
漂姚嗟不梗誰憶田畢倦士牛歸去來靑山下
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校
子雲譜何如還驪少游馬

顔之推同賦附

聽秋蟬秋蟬非一處細柳高飛夕長揚明月
曙歷亂起秋聲參差攪人慮單吟如轉簫羣
噪學調笙風飄流曼響多含斷絶聲垂陰自
有樂飲露獨爲清短緌何足貴薄羽不羞輕

螮蝀翳下偏難見翡翠竿頭絕易驚容止由
來桂林苑無事淹留南斗城城中帝里金
張及許史權勢熱如湯意氣諠城市劍影奔
星落馬色浮雲起鼎俎陳龍鳳金石諧宮徵
關中滿季心關西饒孔子詎用虞公立國臣
誰愛韓王說游士　紅顏宿昔同春花素鬢
俄頃變秋草中腸自有極那堪教作轉輪車

盧武陽集卷之二

隋范陽盧思道子行著
明閩漳張　爕紹和纂

檄

爲隋檄陳文

告三江之表僞署君臣將帥州郡邑落士民等蓋聞上玄垂象列宿拱辰極之忠厚載成形百谷指滄溟之大是以三五以降哲王　后遠覃聲教大爗威靈日月之所照臨俱荷亭育舟車

之所通泊咸附象提我大隋積德累功開物成務光宅寰海覆幬蒸民虞夏受終顧有慙德湯武革命未云盡善滄波已東九譯請吏玉門之右萬里無塵諸華冠帶之俗肆勤函畝皮服引弓之渠頓顙北關內外禔福匪字懾然皇上垂拱巖廊司契而已惟夫太伯之後實號句吳少康之裔是為於越江界湫湄如掌之陋塗泥所集瘴癘自興自昔皇王列壤班瑞春秋之義爵不過子在晉永嘉運北數極司馬氏衆無一旅

揣越江濆劉蕭巳還多歷世祀魏氏奄一神州
置之度外且西吞巴蜀北據淮淝善人君子可
以爲國陳騶先下愚小醜品極輿隷屬揚部淪
胥之日幸梁人孅敗之秋聘其姦回妄自尊大
笄蠻鵬之戰爭似鯆鮒之跳躍鼻頭骨頑賊忍
不義不慈剝厥猶子竊其僞位蟀蚩非毒豨墪
易滿事甚焚閽之纓理切炅光之劒國小地狹
虐用其民坑戮倖於屠伯殳夷過於薙氏加以
沉迷䢖蘗酣腡終朔泚淮取晝夜以繼晝貨賄

公行政刑不立疎棄良士狎近小人守宰蠹漁于彩花綦頭會箕斂杼軸其空災異相仍稻蟹不熟江左黎獻蹙目而視齊之季世實多涼德江淮之間暫爲頃有便謂三春易求百年可致遽卜惇誅黷武窮兵吳明徹程文秀之徒並早經行陣粗有風力彼朝上下繫以存立呂梁之役貫盈惡稔骨未交綏雲卷霧徹組練塞垣艅艎噎水顧聏之頃隻輪不歸及周宣馭曆將一淮海荊舒之民犇後爲怨聊命偏裨拯其荼毒

長江已北若火焚毛是則揚越之地爲陳孤立
至于樊壤楚邦鄰政塞乘斧無戀譬茲非險坐薪
待燃方此爲蔡司馬消難功荷特私任居連率
猖狂使酒竊地外叛疊項背恩棄德是信是使
引盜納姦無媿無畏天奪其魄憑犯不悛緣邊
諸城大半存食聖主以軒開萬國履盡九州一
隅不庭宜置天討爰詔六軍分閫受鉞西微秦
隴之銳北引燕代之英五校雄兒超乘俱起三
河猛士援距爭奮虎夫萬隊豹騎千群並皆勇

肉飛風驟霧合慓彼江黃之衆退矣彭濮之民巨艦高艫順流東指江都壽春之域扼喉撫背之兵飛龍赤馬絕水南越漢后昆明未足方其訓旅魏王玄武不能比其隷師陳以江湖之泥短衣祝髮輕舸利舸便習者多上迷天意下憑地險所以舉尾支山怒臂當轅（一作轍）今荊門銳卒致命前驅淮南義師賈勇競入揚舲振檝鳧走梟飛然則彼之所長我亦兼有我利涉大川匪旦伊夕泝鄂遲艚吳會商旅東西過絕通致

無由僞朝軍旅或陳誠款客使相尋蕞爾危邦
表裏携貳乘弱攻昧今也其時扛鼎蒙輪之卒
爭均驪兕三禮四義之將倪視韓白正正之旗
百道俱進並雲移雷動大會金陵牙旂嶠山原
金鼓沸天地呼吸則江漢迴流叱咤則衡嶽可
拔運岱山而壓春卵引渤海而濯秋螢當不足
等其銷滅螢其叢粉猥以不武謬總戎律上稟
廟堂之謀下資素備之氣使張惕之魂先遊北
斗呂嘉之級遠至新鄉漂櫓溺驂羣然已至亂

麻積莽可爲寒心僞王若天誘其誠去危轉禍審昔蓋之欲歸知蔣山之應渡銜璧輿櫬拜手轅門則上比吳蜀之君不失公侯之寵陳之百辟卿士編戶黔庶有能深識逆順因事立功亦當服冕乘軒紆青佩紫疏爵酬庸待以不次王者之師全救爲本萬姓毫釐靡所侵軼勉求多福無待噬臍檄之所到咸共申省　文苑英華作北齊檄陳文按檄中有齊之季世實多凉德及周宣馭曆等語明是隋檄今正之

表

北齊爲百官賀甘露表

竊以河榮洛變授祉於勳華玄玉素鱗隆靈於湯武其間微禽弱草改狀移形夜宿朝雲星光動色皆以照臨下土發揮帝載千祀一致隔代同符伏惟陛下上總天維傍握河紀持欽翼之小心纂昇平之大業萬靈翹首應三台以西巡兩儀貞觀乘六氣而東指雲卿既出還闢百辟之歌河清可俟實得萬人之歎而上玄乃顧神

物荐委飛甘灑潤玉散珠連昔魏明仙掌竟無靈液漢武金盤空望雲表豈若神漿可挹流珠九戸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斯實曠代祥符前王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臣等並邀昌運俱沐玄造躍闓秘祉亟覩冥貺振鱗撫翼空馳魚鳥之心瘞玉緘金方待云亭之后

書

爲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消難妻齊神武女爲北豫州刺史文宣末歸周歷交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舉兵應尉遲迥復歸於陳爲車騎將軍及陳平免死卒于家按此書乃隋高頻代陳時也頻爲尚書左僕射

名白一戚雲雨再歷炎涼引領南望勞眷無已歲暮寒重想比勝宜爾消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元勲後入周朝爵窮上等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征南逝蓋不獲已且聖主敬於恩

舊情期欵到背水之始曲憲申恩公之妻孥一
無所問行李往來想宜知悉陳氏背盟負約事
非一緒所以爰詔大將軍龔行天罰靈旗電掃
師次江陽延首金陵但增翹注昔麗蒯重獲漢
主宥其深辜魏洽再歸曹王嘉其大節惜其才
也今古如一髯飽之過顧不自疑兼齊氏王姬
宛然在室諸子陸陸如何易慮門生故吏遍於
京輔舊友寮親擊鍾鼎食萬里飄然背塵不嗣
眷言及此伊何可懷今元戎啓行易爲去就承

骨有素敢布腹心若使雙期浮渡二瓶藜漿酒
首長安悔無及也

序

從獵大慈照寺詩序

皇帝以上嚴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咸稜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孝饗太室張樂洞野會計茵山天不愛寶神靡遺旣麟羽郊異山澤為社華裔率從幽顯咸秩八政惟序六府告平猶且棲志窅冥凝神空寂俯瞰區域覩遺形有救精民於苦器拯欲界於危城身心遊淨樂之境生靈仰謝御之

方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儷天道冠郤陵業踰夔如慧雲朝起四生佇其寸合慈燈夜爽九服照其餘光乃聳參墟寶唯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巖埛東郊勝地爰構寶坊儼若化城瞬如踊出既而景瀍西陸氣中南宮商颷振野白露感寒聖王御辯巡方脈時育物六龍進駕七聖齊轡翠旗揚旆雕玉徐輪閱百年而拜葦朝萬靈以按節熊渠佽飛之輩入參中壘虎殿金門之侶迴望屬車將届下鄉遊茲淨域兼悅鷲山之觀其

喜龍宮之遊援足栖心俱展誠敬課虚引寂仍發詠歌雖事比擊轅義同叩角亦以維寄盛烈述讚休美豈若皐朔文辭甫陳男祝王谷嘉象絕譬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詞云爾

北齊興亡論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剪爲二國承𤋮西遁天平北巡兩朝先王分陝而覇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旣而水運値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於唐虞周人踵武於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纔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共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鐫鼎之功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

祀絶易世之由雖傳之者舊載於史策通人雅
肯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
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
議近世治亂粤可略陳在魏正光牝雞司旦爾
朱榮乘釁內興滔天泯夏餘燼跋扈挺禍王城
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
明之畧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虎變投袂而起四
明昆弟大會韓陵想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
象之陳彼凶徒有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

族然後援立宗枝入纂皇統孽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茲刺成災震起為梗居鄭汴雍去而不入遷鼎舊鄰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淵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於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羣雄內外肅清朝無秕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於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湯之役鬼渠走馬南遊

寒山之戰吳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擁長安瀍
歷歲時神旗楚蹄如風掃籜三秦勍敵函關自
守五湖之長革育請命魏孝靜以天歷有在鼎
祚將遷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
居禍生非慮七首竊發爾其夷凶剪暴剛斷英
時天崩地析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
宜維云外弟少之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
時政有彝倫朝多狡又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
盡良平之儔小濟方隅內康庶績王之不才四

法弗之覺也准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
廣闕宮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然
有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
虞天保受命迄於五祀黃初泰始不能遠尚爰
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為長夜之飲散
髮祼朝肉袒聽政手行刲剝剔孕矛鋋籠狎侯
諛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
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能潛賓友惟
幄重臣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

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
丹頸爲戮並直言竊歎𦡀於讒口自餘名士良
臣非罪遭命濫刑以是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遞
於僭僞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也頗有尚
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
希世偉人風鑒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綜才靡
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劉愧其藻麗溫良恭儉
讓恕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預
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塡湊

千端萬緒令詞如流剖斷部領選衆人物滿室
盈庭永無凝滯虛懷泛愛禮賢好事聞人之善
若已有之智謀有餘尤善當世譖言廣人時寄
無吝每乘輿以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
之爲是以主昏於上國治於下朝野貴賤至於
今稱之儼而文宣不豫弊於趨叔孽儲君繼體
總歷數仍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
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
難起戚藩變成俄忽殞於毀省詩云人之云亡

邦國殄悴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强盛財力殷阜乃睠西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邇聲色不事畋遊孝於太后篤於昆季愼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經政苛碎晴於聽受降年不永

期歲而崩大衍雖幾黜其元子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瞼太后之喪亦不衰哭纔及公除便衣縫裳縱侈荒淫不知紀極廿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出和氏之胤學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爲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爲參將開府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臥內同食共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爲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頻鞭二百徙配長城

後遇赦得還武成爲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眄愈厚信宿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至端右晝夜娛侍晷不休停就令覽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威作福略無顧憚恩寵勢望燻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恣如谿壑行均犬豕甲令當衢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僮篚苞苴烟豕波屬士開葬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忘不自勝洗濘邪佞愛喻弟兄

名賢素士畧不　又言其所薦延奏無不遂榮枯
進退定於俄頃於是下陵上替奔競成習士無
貴賤風節頓盡如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
文遙器能先允不敢措言此外羣官靡衣媮食
齊室大壞其源始於此河清之末長星為災太
史奏言須用攘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
胡長粲以從舅之親為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
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
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

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
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內特望隆重以
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瑣讜言規諫而少
主聰察不類威昭册后才明異於馬鄧士開禮
於踈行長粲爲其謀主遂使容戚賢王絞縊以
戕雖遐邇含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
何斂截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琮夫婦嚚獄賣
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並處高資更
相貿易擇而後授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

領憲司懺其尸而切齒忿咤執送南臺與其身
首分縣以構扇兩端時依法二凶俱剿朝野
爰清京師市里相蹈成群聚蓋之慶不足斯比
瑯邪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於時俄而賜盡
自茲巳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垂其
佞媚韓長鸞以韝紲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
陸氏出自掖庭因習狡猾舉世無足以保姆之
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為內侶弊
弄王法淆紊天聯慶賞威刑出於婢口須臾衆

姪布於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於皂隸本是雜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於和氏窮極富貴轉日廻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甚者緒婚姻朝廷混然無復廉耻清貞守道更被嗤惟溥過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絲律明月屬鏤之錫寃動天地能季舒龍逢之戮而切幽明加以沟發年少闇躁之屬親狎宦孤盈滿宮禁干預政事剽掠生

氏黠首呼嗟厶亡為蔵其反道蹉常趣凶趨滅
尋非一緒不可勝㴱後主自生宮闈長於尼媪
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諂諛䛖鬧調護之客
便煩左右莫匠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其心慮
嚴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䕒䡛無以尚
延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
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
土崩以侯劾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深入將有
降心士無闘志前世耿賈之雄倪首頓顙先朝

貔虎之銳斂氣垂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薊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爲周有不亦哀哉

盧武陽集卷之三

隋范陽盧思道子行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論

後周興亾論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警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欵關隴位亞二將相脅三軍未一見推爲主遂擁兵符俄而魏武西巡來迎車駕挾天子以令諸侯蓋一世所一時也撫養殘餘鳩聚兵甲同

心之旅不滿萬人齊師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
淵灘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獎卒振
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
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華歲動敗衄
勝多高氏雖恃其衆力莫敢先至邙山之舉我
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
震擾荆郢內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
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閩與齊人相持
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弱齡厭世未及

稱皇以疲長夬立慕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卯不融高祖始登大位於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頗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忌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於黨與咸見夷戮惡禽梟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僞施一德布公道屏重肉之饍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令行禁

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淨近世以來靡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值齊季失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而無廢飲啖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亦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

宣帝初在東宮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躭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微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萬數此石虎之遺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爲皇后車服飾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藉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遐裔內外門閤皆別令宦者看守出入去求並錄其數殿

省以目相覷然朋淫於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象之末忽焉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胸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姓族車乘輪幅並有貴賤之殊婦女粧點亦爲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鞭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請皆令爲丈夫拜伏以示謙恭自號爲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闢未之有

也客曰齊武方虎儔肅脩怨結人紳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者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互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存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讟於下逮於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

周武任數矩[illegible]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真人革命宗廟爲墟此蓋天所以啓大隋非不幸也

勞生論 并引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歲老云至追惟曩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

寵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與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

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
禮不諂不驕無慍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
默之際何其孫也下走所欣羡焉余莞爾而笑
日木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淸耳請爲左
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
亦勘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
登弔冠之後濯纓受署纏鍱仁義籠絆朝市失
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
蹪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肯高華旣致嫌

於管庫才謝身士弋亦受嫉於懸庸篤學強記雜
贊於焉側目清言可爲本納所以疚心豈徒蠱
惜春獎鴟惱儔何人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
歸囧亦詧值式水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
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湫屏
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
燃潛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
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歛笏升階汗流浹
背莒客之踵蹰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

扈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德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啓開四門以穆見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恥狗幽憂干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逝知命情禮宜退乙、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凫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俟南山之朝雲擊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時之令奉以周旋晨

荷蓑笠白屋貧乏之伍少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亦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闕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圜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遲海輕翮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覬人事之隟獲覩將路之遭厄玄冬修夜靜言悵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驥流電不可

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福臨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耻退身知足忌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謙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朔路來睎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阜蓋塡闐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緡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

侯哀愊其事紀近通奇酒遠貢文蛇艷姬美玄委如脫屣金銑于華藥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錢之貲無餘凝其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曉鬥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冷魂褫魄若牛兒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藥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甕設去等絕絃餘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

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媿友朋莫懟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謀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翊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幸之不肯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貴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爵捐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眞人御宇斷雕爲朴人知榮辱特反此然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垂

臣外揚武節衸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冥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萯莠化爲芝蘭曩之翁俗攪時駭耳觸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誄

盧記室誄

齊正統二年秋七月司徒記室參軍事永安鄉男范陽盧詢祖卒先民有言惟德可久抑又聞之惟名爲壽爾之無祿沒而不朽乃援弱翰告哀良友遂作誄曰

唯虛聊邈師緒蟬聯大儒漢世名公魏年司徒翩翩撫翼中天尚書亹亹亦稱象賢若人摧秀絶後光前發榮隨渊韞耀春田爰在弱齡孤根

迥立内無怙恃外寡朋執行有餘力藝無不習
善價斯待香名允集下學上達鑽幽洞微九流
百氏異軫同歸文成鐘律韻響珠璣麗詞泉涌
壯思雲飛雄州擢第言割其楚我實褒然觀國
而舉自兹不調多歷年所游泳儒玄從容嘿語
納於大麓崇之府朝入紘所掩車乘翹翹我有
明德乃應嘉招之自幕下來儀鳳條應徐並轍
潘顏齊鑣聲華籍甚譽動朋僚遂宰江陰承風
請朔壯生喻指季子觀樂立朝所寄俊才俊

懸河自口靈珠在握乃參軍事仍贊中鉉大沖所傑德施攸躋同羣則俱謝蟲篆何才之高何位之鮮天下亡也宜享多福豹變其文鴻漸於陸神之聽之於何不淑營魄遂往音儀在目嗚呼哀哉昔余與子分重契深營諸投漆如彼斷金余忝大隱子惟陸沉等趨宮閣並綴衣簪春臺共踐秋水偕臨還馬齊轡出蓋連陰良書獨酌永嘯長吟美言俱贊關行同箴娛樂未幾嶮阻相尋忻既無極憂亦難任云胡不弔亾我

知音百年已矣惱事傷心嗚呼哀哉亭伯君山並嗟湮滅梢粱王壽同悲天折蘭菊無墜鐘皷不絶之子云亡何愧前烈靈衣襲几奠酒盈杯故庭飛簷虛帳凝埃僕流離而涕泗驂顧慕以遲廻出南陽之舊道捲北邙之夜臺趙卿之銘已勒滕公之泚未開隧象設而不回詎幽魂之可來嗚呼哀哉

祭文

祭濼湖文

維開皇元年十二月朔甲子具位姓名遣其官以清酌庶羞之饋敬祭濼湖之靈曰泆濟澄湖顛服之紀斜通海甸旁帶江汜深過百仞潤踰九里彭蠡莫儔具區非擬揚瀾不虛多歷年紀王師薄伐六軍戾止戒期指日馬首欲東常陰作沴零雨其濛水氣朝合天雲夜開申之若霧繼以嚴風塗泥已甚軌躅不通有稽天罰用沮

元戎唯夫百神受職水靈爲大皇王御宇率土無外當使日月貞明天地交泰雨師嵐其淋瀝雲將卷其蔚薈東渡戈船南聳雕旆收尉佗之黃屋納孫皓之青蓋然後革車旋軫戎卒凱歌楚俘霧集冀馬星羅無德不報有酒如河神之聽之斯言匪誑

文

遼陽山寺願文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乂安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平地成謐諧樂暢劍戟亾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武以至德字黎首大明臨赤縣深仁俯洽惠化潛蒸侔鏡六幽照蘇八表唐基已立勿興不遠而至殿綱既開有翹咸遂其所壇凝休氣洽滋榮光玄值告符翠琰啓錄阿閣朝謐棘林夜靜西珩協律南圖迎神衣氣

操軀之俗懷育請吏反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懾然中外禔福慰候無警書軌大同猶以為負扆垂旒人世微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東意玄門手執明珠頂受甘露調御天人不徇巖廊之重明行具足寧屑袞冕之尊于方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矣風雨潤之屠門鮑肆化成嚴淨之所蜉蝣蟪蛄納於仁壽之域參墟奥壤王迹所基晉都是宅別館攸在襟帶遐長原陸爽秀氣擁鬱起作鎮東偏峰羅羣玉鶯

頸之狀非爭杓列三珠雞足之形可喧洞穴儀風生和雅之曲圓琴積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玉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禮效駕西巡六龍齊轡七萃按部甸動星移凝鑾佇蹕乃建仁祠于彼勝地成之不日既麗且康昔周夜初明漢池云鑿華闕荒裔道若存亡哲王馭曆弘濟區宇前聖後聖且暮為期以此勝因仰為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願西逕彌陀上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轢羣后一音所導慈同

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山壽比太陰業
均厚載聖主齊明兩曜合德二儀受籙錯於靈
河開金簡於仙嶽龍官鳥紀未可匹其光大象
天任地焉能踰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
上嗣牢籠啓誦孕育莊丕六宮眷屬諸王昆弟
皆智慧莊嚴上華松茂永侍披香長固磐石以
茲博利被於萬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俱
沐定水同蔭法雲斯誓或差無取正覺

附錄

盧思道傳　唐魏徵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秘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脫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

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後漏洩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

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
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
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
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
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
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
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
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
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

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為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寄其情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塗淪滯旣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為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為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

請以贖論上亦命納之是歲卒於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遺術以平祭焉有集三十卷行于時子赤松於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俊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搉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齊黃門侍郎盧思道碑　　唐張說

有齊黃門侍郎范陽盧公諱思道字子行涿州人也其先姜姓胙東海别爲盧氏家于北燕自漢世中郎將植至侍中陽烏徵君之子禀天靈傑承家令軌清明虚乂磊落標奇言不詭隨行不苟合遊必英俊門無塵雜至於求已勵學深道覢奥思若泉涌文若春華精微入虚無變化合一飛動斯冏非學徒瞬才仰鑽之所逮也事齊歷散騎侍郎以翰林直中書中廢復進

至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武平末天子總兵禦寇太子監國于晉陽公留綜宮朝兼典樞密及皇輿敗績於外而百寮蕩析於内公節義獨存侍從趣鄴告至行賞授儀同三司入周除御正上士定省歸郡郡人祖英伯作亂公脅在其旅幽都既平玉石將燎賴元帥宇文神舉以舊有令聞引謁因命草露板立就駭其麗異其敏釋於齊斧之下拜于郡士之上除掌教上士隋高祖之爲丞相也遷武陽太守以母老乞解

職僚詔許之爲後徼爲散騎侍郎奏内史郎事
隋開皇六年春秋五十有二終於長安反葬故
里凡更臣三代歷官十七再降一免二去職八
乎除擢遷者四而已公處屯安貞賦詩顏飲貺
得失蔑如也廊廟無懾在黜無慍危不去主仕
不違親休明有賓禮之盛顛覆無淪胥之禍其
大雅者歟夫禮義損益公能言之故與熊安生
詳定齊禮三墳五典公能讀之故與薛道衡侍
學諸后公國華人望光照鄉邦故所居之朝應

對賓客脩辭抗議允執其中故青瑣黃繼二代咸掌大名之下豈誣也哉昔仲尼之後世載文學曾有游夏楚有屈宋漢興有賈馬王楊後漢有班張崔蔡魏有曹王徐陳應劉晉有潘陸張左孫郭宋齊有顏謝江鮑梁陳有任王何劉沈謝徐庾而北齊有溫邢盧薛皆歷代一作應世翰林之秀者也吟咏情性紀述事業潤色王道發揮聖門天下之人謂之文伯於戲國有校家有塾祿位以動風俗流存然千數百年羣心相尚競

稱者若斯之無矣才難不其然乎然則飛黃〻鉉聘百鑾遺路鵾鵬天遒萬翼無階文士擅名當時爭聲後代亦二乎才力之絕衆故爾開皇以來百三十餘載天贊唐德生此多士公之玄孫曰蕆用濟美文館重祿黃門永惟衣冠子孫邑里多改先人封樹歲久將平乃假詞菲才刊石表德旌乎涉齊地者不薪柳惠之隴過邢山者無惑子產之墓至矣乎盧氏之子其用心也遠矣銘曰

彧彧黃門實天生德才蓋一世榮聞四國文王
既沒文在人弘公爲宗匠當朝與能龍躍春譽
鳳鳴朝昇或頌或變或雅或承理以神合聲以
妙徵高視睢渙與君代興人之云亾十有一紀
斯文未喪施于孫子新作豐碑德音不已

遺事

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 北齊書

盧思道直中書省楊愔問思道曰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親近理當相悉思道曰瞻文詞之美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 北齊書

元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盧思道交游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

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郎辭情俊邁自是
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北齊書
魏高祖山陵既就詔魏收祖孝徵劉逖盧思道
等各作挽歌詞十首楊遵彥詮之魏收四首祖
劉各二首被用而思道獨取八首故時號八詠
盧郎思道嘗在魏收席舉酒勸劉逖收曰盧八
勸劉二邪李愔亦戲之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
之及愔後坐事被禁漢逖戲之曰高搥兩下熟
鞭一百何如言問訊劉二時 啓顏錄

北齊盧思道聘陳主令朝貴設酒食與思道宴會聯句作詩有一人先唱方便譏刺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爲北人食榆兼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援筆即續之曰共甑分炊水同鐺各煮魚爲南人無情義同炊異饌也故思道有此句吳人甚愧之 談藪

衛尉卿杜臺卿共中兵叅軍崔儦握槊十子成都止貽一雉盧思道曰劉成都不過一雉儦又謂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覺思道曰如此震

雷不能動蟄太子詹事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齋生最有才思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千子皆不及齋生叔虎主客郎中渾之孫也散騎常侍辛德源謂思道曰昨作羌嫗詩惟得五字云卑陂垂肩井苦無其對思道尋聲曰何不道黃物插腦門思道嘗謂道直郎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應聲曰公既姓盧是盧令之裔

談藪

薛道衡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

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談藪

盧思道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禮曰盧思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許編苦疾嫌他織錦遲啓顏錄

思道初下武陽人京內史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謂人曰德林在齊恒拜思道今日官高向雖拜乃作恌狀思道嘗在賓門日中立德林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

思道爲周齊興亡論周則武皇宣帝悉有惡聲齊高祖太上咸無善譽思道嘗謁東宮東宮曰周齊興亡論是卿作不思道曰是東宮曰爲卿君者不亦難乎思道不能對啓顏錄

隋文帝以徐陵辨捷訪朝官誰可對使當時舉思道帝甚喜即詔對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遙見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遙應曰以公度臣不勞長者須臾坐定徐陵謂思道曰昔殷遷頑人本居茲邑今存併是其人思道應聲曰昔

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衆皆大笑 啓顔錄

隋令思道聘陳陳主敕在路諸處不得共語致令失機思道既渡江過一寺諸僧與思道設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飲食而已於是索蜜浸益智勸思道嘗之思道笑曰法師久服無故何勞以此勸人僧既遵敕失機且慚思道至陳手執國主陳主既見師道因用觀世音經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齎持重寶思道應聲還以觀世音經

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𨻶主大慙遂無以對啓顏錄

盧思道常曉醉於省門見從姪賁賁曰阿父何處飲來凌晨鬼咸咸思道曰長安酒二百價不鬼咸何鬼咸談藪

集評

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沖天者剪其翅翮北齊書

盧思道詩世以爲工明皇自蜀回登勤政樓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竟未還此思道歌詞也桂代今話

盧思道從軍行薛道衡豫章行音響格調咸自停勻體氣丰神尤爲煥發詩藪